

前記

這是我從一九四〇年到現在，所寫短篇小說的部份。其中『勇敢的人』和『在四平』間房子裏』，是最近由前線歸來寫的。『同志』等四篇寫於臺安，『孫彩花』、『希望』寫於重慶，『喜事』是去年訪問東北後到上海寫的。在這戰鬪間隙中編出這個集子付印，使我回憶起十年來人民的鬪爭是太豐富了，今天的戰鬪正是從過去的戰鬪發展來的，英雄的道路是不息的前進着，我們僅僅作了很小的一部份紀錄而已。

一九四七，九，一，哈爾濱

目 錄

勇敢的人.....	二
在四平一間房子裏.....	三四
同志.....	二八
涵莊的夜晚.....	三三
在旅部.....	五
樹.....	五八
孫彩花.....	七一
希望.....	九四
喜事.....	一一五

勇敢的人

從出發時起，就望見我們所去的方向上有火光。半夜到了飲馬河——河床給雪掩蓋得平地一樣蒼白，要不是河邊有一叢叢小樹裸發着黑色，我幾乎走過去還不知道。河的彼岸火光燭天，——戰爭的光芒啊！——我在雪裏艱難的走着，雪滿鞋筒，後跟上打了『釘子』（雪粘結在上面愈積愈厚坐坐突出着像根釘子），愈走愈近，就到火光跟前來了。整個村莊熊熊燃燒，風把火星呼呼的從我們頭上吹過。已經下半夜四點鐘；黎明前的寒冷及睏倦，把我弄得極爲疲乏，到了朝陽川，部隊在休息，我看見一家點着燈就走進去了。

煙把燈光遮得十分黯淡，炕上地下全是彎曲的身軀。

『同志——捲支煙吧！』

戰士們揚着手中小煙口袋招呼我，很明顯他們暖和過來了。

『你們那一部分？』

『同志，往西走的不都是咱們一部分嗎？還問什麼，……太冷了，我們指導員看看錶說有二十分鐘時間，帶我們進來抽支煙，太冷了，……』

這時我才發覺我滿身是白霜，嘴巴旁支起的領子上凍着厚厚的『層冰』，那怎麼能抽煙呢？

跟皮領子粘結一齊，取也取不下來了。我往有燈亮的地方走去，——我在燈草上擠了一個坐位，把手套脫下來。忽然聽到一陣喧鬧，有的笑，有的喊叫，「這個寶氣！——你怎麼不等太陽出來再來呀？」「外頭挺風涼的，進來幹啥呀！」……我抬頭看見一個戰士粗魯的轉動着身子，擠着別人，帶着大團冷氣，一拐一癮的跑進來，顯然他是掉了隊，他還歪着頭粗野的喊叫：

「媽那個辰，老子不走了。」

「老王！你來了！」

在這喜悅和鬨的聲音後面，我看見一個人站起來迎接那個戰士。

那個戰士把槍放下，把不分手指的棉手套拉掉，他的棉軍衣上全是冰，好像落在水裏又撈起來，把帽子扯開，頭上立刻像打開的蒸鍋，呼呼冒着熱氣，——他擰了一把鼻涕，摔在地上，通紅的腦門上流着汗珠，……迎接他的人拉他並肩坐下來：「老王，你的靴子沒繫好吧。」粗野的聲音又響一樣，鏗、鏘、鏘響：「不是，不是，司務長是吃稀飯的嗎？我說我這雙靴子不合適，我一隻腳人一隻腳小，你不能把腳剝一塊下去呀！吹牛嘛，什麼牛皮靴，豬皮，豬皮，……」大家嘩的笑了。

「你脫下來我看看，要是不合適就該想辦法。打仗，鞋子頂重要了。」

那個戰士嘴裏嘟囔着，仍然依順的把綁帶解開，費了很大力氣，抱着條腿把靴子脫下來，像一塊生鐵「蓬」的扔在地上。這時好多人圍攏上來，好像老王這雙靴子裏會跳出什麼活玩兒來。我也站起來看着。誰碰碰肩膀悄悄說：「看指導員糾正他！」指導員果然拿了靴子湊到燈光下去，那靴子、看樣子骯髒、烏黑、發臭，我看見指導員把手伸進去，在掏什麼？——怎麼？靴子裏掏不出來嗎？

……大家都等候着大笑一陣。指導員忽然轉過身揮揮手：

『同志們，你們坐下去休息吧，天亮趕上敵人還有一場仗好打呢。』大家退回發草上去。

他又坐在戰士老王身旁。我知道他一定發現了這雙韃靼裏的秘密，可是他願給老王難看，他獨自對他說：

『你摸一摸？』

『我摸什麼？』但他終於伸手進去。

指導員脫下自己的韃靼遞過去：

『你摸一摸！』

這次老王伸進去的手好半天沒拿出來，然後，他低下頭，笑了。

『這得教育教育大家，——這是個實際問題，……』

指導員讓全體同志休息，只找幾個班長來，他讓他們輪流摸了兩隻鞋。這時我也好奇的走上去，我先伸手到老王那隻裏去，——草結成堅硬冰冷的一塊，頂在韃靼尖上；再伸手到指導員那隻裏去，草是鬆軟溫暖的。不久，班長從自己背包裏取出粗粗一把韃靼草，幫老王架起韃靼來。這時指導員往我身邊走來，我拉着他的手，我尊重的叫他：『指導員同志』。我看見——他矮小而結實，圓圓的黑臉上，兩眼非常有神，總之他是一個健壯而又快活的人。他坐在我身邊，談起剛才在全村給火燃燒的地方進行過的那場惡戰，敵人是新一軍，當我們佔領村莊後，他們用燒夷彈把房子全燒着了，戰鬥是在黃昏之前進行的，火一直燒到現在。他突然吐了口口水說：『他們很多地方比日本人還殘酷，這……』

酷，『我從聲音聽出他的憤恨。一會，他機警的指指剛才喊換靴的戰士對我說：『你看——他打仗可頂事，就是是個二楞子，』他讚嘆的笑起來，點點頭。忽然他注意起我的腳來，他一把搬起我的腿，他搖搖頭：『不行，不行……』他去了半天，把一雙半舊靴丟到我跟前：『你換上吧！』我拒絕了，因為我知道一雙鞋對於戰鬪部隊有何等重要。他忽然小孩子似的笑起來，他開始說我：

『這雙鞋，——是一個傷員同志坐在擔架上交給我的，他說：『我不帶到後方去了，留下給誰吧，——你穿上一雙戰士的鞋子，有什麼不光荣嗎？』』

『不！』我分辯『這是……』我不知道說什麼好，我趕緊脫下我的日本皮鞋，我抱歉的說：『你簡直沒休息』。

當他耐心的幫我把草絮好，穿上，把帶子紮好，一個傳令兵進來傳：『出發了！出發了！』這時我發現，幾乎全部戰士都重新整理過靴。

我走出去，又轉回到他的隊伍面前，他正跟司務長說話，叫司務長再發一份靴草給老王。我問了他的姓名，我記着他說他叫『林保』，——這是部隊人家所熟知的一個名子呀，因為上次戰中，他負傷三處，追擊敵人，得了最高的英雄獎章。

三江南戰役結束以後，我們轉移到松花江北岸，——在這時，春天來了。江水泛綠，大家好好休整了一下，部隊裏都傳說『又要打仗了』。那天晚上，一個軍區劇團來演『白毛女』，從技術條件上講不能算演的好，可是不知怎麼，它是那樣動人，——台上演一段唱一段，當演到地主姦污喜兒以後，又要謀殺她的時候，她走頭無路一面哭一面唱，不知怎麼，台下一個地方一個人嘩笑起來。突然有人

從樓上大聲叱罵：

「奶奶個屁——笑，笑你奶奶個屁！」

我和師政治委員坐在一齊，我立刻朝樓上望。

一個人——兩手抓着樓欄杆，前半身緊張的往前傾伏着，——他，他不是林深嗎？他好像受了冤屈似的，我看見他眼圈裏噙着眼淚，……

師政治委員往上望了望，揩了一下眼睛。

戲劇演到最後一幕，白毛女終於翻了身，地主被羣衆圍起來。我又發現林深，他簡直發了狂一樣，好像火把他燒着了，他揚起手臂揮動，不停的喊着口號：『打倒地主，……打倒壞蛋，……』彷彿他是一個親身參加『白毛女』這場鬭爭，而他自己受着極大的冤屈。他斜着身子揚着手臂的姿勢，他那緊張的臉，張大的嘴，憤怒的眼睛，給我重覆了比第一次更深刻的印象：他是一個渾身充滿力量的人，我想現在，他從情感到肉體都給階級仇恨燃燒着。直到幕布閉攏，他還狂呼着口號，立刻暴雨一樣，全場的人都跟他喊起來，這聲音的怒潮，一直捲到戲園子外面來。

在街上，我又看到他，他過來跟我拉手，他說：

『不行，——你看咱們是什麼隊伍？是窮人的隊伍，……他還笑，……』

不知是月光的關係還是怎樣，他的臉有點蒼白。

第三天，我騎馬跑了十八里地，到×連——就是林深那一個連，去參加他們討論『白毛女』的座談會。

根據團政治處報告，因為那天夜晚，從戲院回來，有的班裏戰士們紛紛談論，一夜沒睡。林深聽抓緊戰士情緒組織了這個會議。會是在兩間寬大的農民房屋裏開的，炕上地下都坐滿了人。一個接一個的發言，——我在小本子上紀錄着他們的話，也紀錄着他們的情緒，比如悲苦、憤恨、……突然一聲：『報告，我說』。我一看是戰士老王，我悄悄問身邊的林深，才知道老王名子叫王明理。王明理站在炕上，說一句話右手就作一個手勢，——他忽然停止了半天，他說不出來，他把要說的話忘了，他直挺挺站在那裏，我真替他着急，他突然又說起來：『那是白毛女一個人的事嗎？我們都是窮人，我們在家沒受過欺負嗎？……』他講述他幼年怎樣在大年三十晚上，落大雪，給地主老爺趕出屋門，他爹怎樣吊死在地主老爺門上，——忽然這個平常粗野、莽撞的人，像小孩一樣聳起肩膀來。無數戰士的臉變了顏色，有的煙捲悄悄熄滅了還粘在嘴巴上，他們都紛紛搶着傾訴起來，窮人的苦楚是說不完的，一個比一個聲音激動，一個比一個聲音昂揚，屋外的人會以為這裏面在吵架，實際上他們再也沒有談白毛女，他們談的是他們自己。

林深站起來，一揮手，就響亮的提出大家心裏裏的話：

『我們要給白毛女復仇！』

立刻滿屋震動起來，有的鼓掌，有的呼叫。

『你們說得都對，——我們的父親，我們的母親，我們的姐妹，就是給地主統治者壓迫着的，——我們常常嘴裏說爲人民服務，什麼叫爲人民服務？就是爲我們父母服務，還爲別人嗎？——我們手裏拿槍幹什麼？就是給他們報仇！……』

當我們幾個人，經過村外一片小樹林的時候，他變成那樣活躍的一個『調皮鬼』，他攀着副連長的脖子開玩笑。

我却在想：對一個戰士應該仔細了解，一個戰士不是一個簡單的人，像王明理這樣，你從外表你能明白他嗎？……

突然，林深止着我：『你知道我們部隊爲什麼這樣勇敢？』

這問題似乎容易回答，但是一下子又找不出一句最恰當、最具體的話來，他繼續說：

『就因爲我們有這樣多苦楚』。

我說：『比如王明理……』

他點點頭：『比如——比如每一個人，……』

這晚上我就住在連部裏，我很想努力了解這個政治指導員，可是他除了參加跟文書統計彈藥，跟司務長商議乾糧問題而外，他和連長『搬轎轎』（角力），後來副連長跟副指導員都參加進來，從屋裏一直跑到屋外，——連部的夜晚，充滿熱鬧、活躍的空氣。關於他自己，睡覺以前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那是談起師政治委員時講的，林深還是一個十幾歲小孩子時候，他就到部隊裏來了，那時政治委員還當團政委，他就在那個團裏當宣傳員，——有一次他生了病，政委跑來了，把臉貼到他額角上試他的熱度，他說那時他哭了，——那時他覺得很舒服，因爲從來沒有人那樣體貼過他，……後來病好了，他畫了一幅畫，畫一個高大的首長把臉貼到一個小小兵士頭上，他把畫掛在自己睡覺的地方。大早，我順便到團政治處主任那裏，主任盛讚林深的勇敢與愛兵，他講在山東打膠縣，那時部隊非常困

難，打開以後，他叫戰士把刺刀收起來，他自己點了支蠟燭舉在手裏，在剛剛佔領的敵人營房裏，把襯衣，鞋子找出來堆在一齊，喊戰士進去拿，——他自己幫他們照着亮，回來以後戰士們太感動了，大家商議，從勝利品中選了一件最好的襯衣給他送去，……團主任送我出來握着手還說：『他現在是我們團裏最活躍的一個指導員了』。那麼，我所知道關於林深的歷史材料也就是這些了，不過臨行時我會經問他一個問題：

『爲人民服務那句話，你是怎樣想起來的？』

他很率直的告訴我：『我的母親就是一個勞苦人，我的弟弟就是放豬長大的，——我常常這樣想，我爲人民服務，也就是爲他們服務，這一點也不奇怪呀！』他就那樣笑起來了。

這次夏季攻勢，他們就是帶着那樣飽滿的復仇情緒，渡過松花江，走上戰場。那夜下大雨，——在滿是梓羅棵子的四平郊外，部隊往得滿滿的，我好不容易在一間房裏找了一個睡覺的地方。黎明，戰起來，下炕時，看到王明理彎曲着身子把槍抱在懷裏，睡在炕沿底下，睡得十分甜蜜，顯然他們是半夜才起來的。我找林深沒找到就走出來，外面一面是灰藍的天，一面還落雨，……突然草園那邊跳出一個人，連蹦帶跳跑過來拉着我，我一看是林深，滿身滿臉是草梗子，原來他昨夜把草園掏了一個洞，鑽進去睡了半夜。我們笑了一陣，走上一條崗。從這裏遠遠望見四平的黑色水塔和樓房，我們站着了。在戰前，人們很容易興奮的談起關於這次戰爭，我們倆也就談起來，不知怎樣他忽然談：

『我希望光榮犧牲，……』

我驚訝的望他一眼，這樣一個蹦蹦跳跳的人怎麼說這樣話，我想他是說笑話。

他却嚴肅的捲了一支烟塞到嘴裏吸着：

「和我一道入伍的幾個人都犧牲了，——王智在山東拚刺刀犧牲了，李春和也在山東，打據點送炸藥，半路給子彈打着，他也完了，李錦泉去年在大窪作戰犧牲了，一個給日本帝國主義打死，一個給汪精衛打死，一個給蔣介石打死，——現在就剩下我，……」

我不同意，我和他爭辯『我們應該想活』，他却不爭辯，他唱起『我們的連長何萬祥』，

『我們記得：』在西北高原上，

離開了你的牛羊，

走進毛澤東隊伍，從此一生在戰場，……」

這天下午開始總攻，我就到了前線指揮所。從此開始，我們陣地上每天要挨一百發榴彈砲，黃昏從掩蔽部跳出來，大家見面都笑着說：『伸伸腰啊！』——第二天黃昏，我在陣地附近樹林邊走過，看見他們那一營正在前進投入戰鬥。林深勇敢的走在連隊前面，一會就不見了。這是什麼樣戰爭啊，這簡直是翻天覆地，火從總攻的第一分鐘起一直到最後，黑夜白天不停的燒着，黑色烟霧整天懸在空中，砲兵把砲彈像把成噸鋼鐵往那裏傾倒，從始至終，在這樣的戰爭裏面，步槍聲是聽不見的，轟響的是砲，在比較清寂時可以聽到自動武器的密密的聲音。我從指揮所裏，差不多每隔一小時，就可以從電話上得到正確的報告——每一小時，我們的勇士都在前進。×營投入戰爭的任務，那天我看見命令在一張四平市平面圖上，用紅鉛筆畫了一條彎曲的箭頭，他們得奪下一座堅固的樓房工事，

這是我們擊碎敵人全盤工事的重要關鍵，攻擊時間是晚間九點鐘。當夜，我站在我們戰壕前沿平地上，望着前面一團一團幽火光，血一樣紅在閃爍，砲聲在轟響，紅光綠光子彈緊張的劃着長線，又是火燒，又是爆炸，砰砰磅磅，簡直像是一隻滾滾的鍋爐在那裏滾沸了，……我披了雨衣，一直守到將近黎明時候，我想林深正在那裏奮戰，不知爲什麼我總不安，……也許因爲林深那天說『我希望我犧牲』那句話影響了我，因爲我想他一定一點也不考慮生死，他一定無畏的前進，英勇的突擊，但我又想起戰士們的信心：勇敢的人常比膽小的人打死的要求少些。我一聽到電話鈴響，就跳回指揮所去，那裏點着一隻蠟頭，光很暗，司令員捧着耳機子：

『啊——啊——十五分鐘，攻進去了，佔領了紅樓嗎？——啊！在繼續擴張戰果，——誰？噢，林深……噢……』

我緊張得喘不過氣來，我眼睛盯着司令員的面孔。

最後他放下耳機，高興的說：『林深一直帶着隊伍在前而進攻，完成了任務』。

消息就這樣多，再多沒有了。那麼他自己怎麼樣呢？……我最後肯定：他一定是勇敢的前進，作進一步發展。

我立刻寫一份新聞稿，報導這一重要發展，——我帶着罕有的熱情，迅速的寫他的英雄事蹟，寫完，我最後再問一遍：『幾點？幾分？……』

突然鈴聲又響了。

『啊——什麼？——你再說一遍！——你再說一遍！……』

一種不好的感覺刺激着我，司令員一放下電話就嚴肅而沉痛的說：

‘他犧牲了——他帶着兩個戰士再向前，他又突入一間房子，敵人用火力封鎖了那間房子，房子撓了，以後就情況不明了’。

我沉痛的在稿子的末尾加上‘××分隊，戰國英雄林深先榮犧牲了’。

拂曉時我跑到團的陣地上去了，那裏利用敵人現成地堡構成團的臨時指揮所。團長到×營去了，政委疲勞的睡在地上，政治處主任是熟人，把他瘦小而有力的手伸給我，他用眼睛沉默的望着我。我們坐着的時候，子彈不斷打在地面頂上，如同雨點打在房頂一樣。黎明從槍眼上漸漸放光，一個激戰的夜晚過去了，一個激戰的白晝又開始了，——飛機在這一帶投着炸彈，火藥氣息讓你覺得這一塊地方都荒焦了，還夾雜死屍氣味，不斷吹進來。突然一陣腳步聲，高大的團長彎着腰從交通壕一下沖進門口，他高聲喊着：

『你們看——你們看！』

在團長身後出現一個人，——渾身衣服荒焦，臉上全是黑灰。我幾乎跳起來，政治處主任早躍上去了，揚着手臂就羅着，一下喊：

『你坐下，你坐下，』一下喊。警衛員喊醫生來，喊醫生來！』

一點也不錯，這人是政治指導員林深。

團長凱旋一樣，滿面神采奕奕，鼓着他的胸脯，露着白牙齒，望着。林深一口氣飲了兩茶缸冷水才喘了口氣。醫生來了，用酒精在他臉上搽着，貼了藥膏和紗布。我看着林深，我說不出我的喜悅。

團長敘述他昨晚得到消息，跑到×營陣地，然後走進那座紅樓，他一面走一面想：『拿下這紅樓的轟，雄現在犧牲了！』他從炸毀了的窗口望着敵人火力封鎖的那間房子，六〇砲彈一個緊跟一個的爆炸，『問題的嚴重』（團長的口頭話）是那間房確實燒着了，……他想：我們就不能到那房裏弄清清楚嗎？他於是指揮×連的戰士沖了三次，都退回來了，戰士退回來氣得流着淚，——他知道他們一定要把他們指導員救出來，他們絕對不相信他已經犧牲了這句話。後來，——這就得出點點子（出辦法）才行，——他就指揮兩個班奮勇攻擊另外一間敵人還佔領的房子，這一來六〇砲彈便吸引到這一間新發生了情況的房子來了。他就帶着一個組到林深那間燒毀了的房裏來，他進去的時候發現林深還堅決的守在一垛牆口上，——他已經一半昏迷了，但他還機械的射擊着，不准敵人衝進這裏來。兩個戰士一個給砲彈炸傷，一個給倒塌的房頂壓着燒死了。林深的頭髮都燒着了，他還堅決要求繼續前進，最後團長向他下命令，才把他帶下火線。

林深耳朵給砲震得有些聾了。我慰問他，他擺了擺手。我問他犧牲戰士的姓名，他兩隻手揉了揉說：『王明理』。

『啊，王明理，就是那個大三十夜晚給地主老爺趕出來，爹吊死在人家大門上，……』
『是啊——是他！……』他輕輕的說。

黃昏的時候，師的政治委員突然出現在這裏，他事先並沒打電話給團部說他要來陣地上視察。他一進來，就嚴肅的對大家還了禮，坐下來就說：『你們這裏怎麼樣？陣地情形呢？……那麼，你估計沒問題嗎？』嗯，是，主動的打敵人，這是好辦法，這才能保存已得的陣地，可是爲了消滅敵人，有時

甚至讓出一點地方，——是，問題在主動，……」這時，他才轉過臉來問林深的傷怎麼樣？林深坐在我身旁，因為我已經把這個燒傷了的人麻煩一天了，我要求他把他的戰經過告訴我。當政治委員又轉過臉去的時候，林深突然小孩子一樣用肩膀碰了我，下巴朝政治委員一翹，小聲說：『你聽——他的頭髮會有點灰白了，一下江南以前還沒有呢！……』師政治委員詳細的問了一切問題之後，他要走了，他走到我面前，他沒有看林深，他對我說：

『你要寫，——這是一個勇敢的人，你說是不是？』

在四平的一間房子裏

×連有一個「老兵」，——年紀四十出頭了，人還有個脾氣，他的名字叫徐立洪。

去年在四平進行保衛戰的時候，他從頭到尾，爬在戰壕裏，砲火日夜不停的往他那裏打着，他沒比誰少放一槍。——他眼看着同班戰友犧牲在那裏，一旦說聲轉移的時候，他心裏很高興（可是他一直隱瞞着，在臨離開那天夜晚，他真的落了眼淚），因此一路下來他情緒不高，喝點酒，有的同志反映老徐，『思想不好』，上級就找他談話，——祖長談了班長談，班長談了排長談，……他心裏就更煩。一天到了宿營地，他悶楚楚的，又找個地方去喝酒，——有人看見了，在彙報時，就說徐立洪要跟老百姓換便衣，想逃跑呢！……

這一來，班、排又都找他談話，他可急眼了，坐在木凳上，聽排長講了半天話，他猛然站起來敬個禮說：

『這樣辦吧！該押押，該斃斃，這何苦來呢！』

後來他就走了。副排長怕他心裏窩火，再找他談話，他也不談了，他想：『這幹什麼？瞎彙報』。現在回想一下，那些日子，也真稱得起是暴風雨下艱難的日子，在他們所經過的地區，那些原來給人民壓下去的壞份子，又出來活動了，就像狼蹲在暗地裏狠毒的窺伺着行人，除了放冷槍，更可怕

是有一股陰風在悄悄轉，反動派又開始出來流老百姓的血了。農民們心裏滿含着熱氣，知道天要變，臉上也就不敢露出熱情來了，望着隊伍一排排一隊隊，不分黑夜白天，從他們村邊道路上往北去了，他們失望的悄悄說：『他們真的到鴨綠江喝冷水去了？』夏天，有太陽就是塵土，沒太陽就是泥濘，把這一個個英勇的戰士弄得滿身滿臉風霜勞碌，可是徐立洪在行軍的時候，他還是以他那付老軍人身架，走在排尾上，他那瘦長身軀的姿勢是端正的，蒼黃的臉上是嚴肅的，『不管是落雨吹風，他沒講過一句閑話。』

指導員了解徐立洪，他說：『三班長，你要照顧一下老徐，老徐是經過一番鬭爭才來到咱們隊伍上的。』

老徐確實不簡單，單拿他這條生命來講，也還是從驚濤駭浪裏輪回來的。六年前，在他老家莊河，他還是一個地道的莊稼人，有一天日本鬼子把他抓了勞工，一下子就丟到了東寧，——那兒隔着一條大江就是蘇聯，大半年埋在冰雪裏，大風順着開闊的江上，山上發狂的呼呼叫嘯，日本人在這兒修起『滿洲國國防線』來了，把成千成萬東北老百姓趕來蓋營房，掏地洞。徐立洪在悶罐車上餓了好幾天，車頭在冷空氣裏痛苦的嘶叫着，沒日沒夜的奔馳着，載着他往東往西他也不知道。後來一下子從車箱裏出來，糊裏糊塗就開始了這永遠沒結沒完的苦工了。『國境』是一張大嘴，進去的人誰也沒有出來過，大營一座挨着一座在這荒涼地帶建築起來了。山上還在掏着地洞，……掏地洞的人只看見一批批進去，因為那是『軍事秘密』，一掏好，上千的人集聚一塊，電門一開，一下就都電死了，——徐立洪被分派去修大營，苦難苦，可還沒有死，就是餓得脅嘍，每天在身邊總有人動着動着，一下一